

京

拾玉鐲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PDG

前記

少女孫玉姣在門外刺繡，正遇青年傅朋路過，二人相見，彼此愛慕，傅朋故意遺下玉鐲一隻，以爲表記。孫玉姣拾鐲時，被她的鄰居劉婆看見，劉婆就到了孫家，開了一陣玩笑，然後表示願爲傅、孫二人成全親事。

此劇原是京劇『法門寺』中的一齣，以其表演藝術上的特殊成就而獨立出來。這次主要改動了劉婆的身份性格。劉婆原是媒婆，現改成了一個善良風趣的老媽媽。在表演提示上和個別詞句上也有所修改。

劇本是由蕭長華先生與中國戲曲研究院編輯處田湣共同整理的。
本書根據新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京劇叢刊』本重排出版。

拾玉鐲

(孫玉姣上)

孫玉姣：①愁鎖雙眉頭，終日裏，悶悶悠悠。

②閒中習刺繡，

寂寞困春愁；

心事難出口，

見人面帶羞。

我，孫玉姣。不幸爹爹去世，母女二人飼養雄雞爲生。母親好善，今早往普陀寺聽經去了。家中剩我一人，心中煩悶，不免針黹散悶便了。

(取針線筐籠，穿針引線，刺繡手帕)

(唱南梆子)

孫玉姣坐草堂悶悶不樂，
女兒家爲甚麼愁慮偏多？

傅

朋：

(接唱)散步兒打從這孫家門過。

(傅朋上)
(接唱)門兒外好春光日暖風和。

傅

朋：

(接唱)見一個美大姐貌似嫦娥。

(傅朋、孫玉姣對望，孫失神扎手)

哎呀且住！看那旁有位大姐，生得十分美貌。此處乃是孫媽媽的門首，想必她就是孫媽媽之女。本當與她交言，怎奈不好啓齒，這……便怎麼處？(想)有了，聞得她家慣養雄雞，不免假意買

閒無事獨自裏針黹繡作。

(雞叫，孫忽然想起尚未餵雞，出屋門，開柵欄門，轟雞至大門外，餵雞；然後搬椅子到門外，繼續做活)

雞，也好與她交言。——啊大姐，小生有禮了。

孫玉姣：還禮。

傅朋：請問大姐，此處可是孫媽媽的府上麼？

孫玉姣：正是。君子高姓，為何問起家母？

傅朋：口稱家母，莫非是孫大姐？

孫玉姣：不敢。

傅朋：小生傅朋，就在後街居住，聞得你家慣養雄雞，特來買雞一用。

孫玉姣：雄雞倒有，只是我母親不在家中，使我難做交易。

傅朋：哦，既然令堂不在家中，我只好往別處去買。

孫玉姣：是啊，往別家去買吧。

傅朋：如此，我告辭了！

孫玉姣：不送了！

傅朋：告辭！

孫玉姣：慢請吧！

傅朋：我告辭了！

孫玉姣：（羞笑不語）

傅朋：（唱南梆子）

我與她雖同鄉未曾會過，怎能夠與此女結成絲蘿。

（孫玉姣搬椅欲進門，傅朋發覺自己適立在門口，急讓開路；孫進門，關門。傅依依不捨離去，孫又開門，對望，孫羞，掩門）

傅朋：（笑）哈哈……

（接唱）只見她眉目間傳情於我，猛然間想起了袖中玉鐲。

哎呀且住！看這大姐倒也有意於我，我母親贈我玉鐲一對，不免留下一隻，她若拾去，這婚姻可成也！

（接唱）展衣袖故意兒玉鐲失落。

（傅朋放鐲於地，想，敲一下門，下）

（孫玉姣開門望看，四下無人，

忽然踏着玉鐲，尋思，欲拾又止，數度猶豫，進門後復回頭看玉鐲，終拾起）

（劉婆、傅朋分上；劉婆在遠處窺視）

傅朋：大姐！

（孫玉姣急放鐲於地，羞，跑進門內，關門）

（劉婆、傅朋分下）

（孫玉姣又開門，兩邊望看，踢動鐲子使之靠近門口，然後故意遺落手帕蓋上，拾鐲，戴在臂上）

傅朋：（上）大姐！

（劉婆暗上，窺視）

孫玉姣：拿了去！拿了去！

傅朋：送與大姐！

（接唱）回家去稟母親央媒說合。

孫玉姣：拿了去！我不要！

傅朋：送與大姐！

孫玉姣：你拿了去吧！（見傅朋已去，進門，欲關門，想起雞尚在門外，又出來將雞轟回，關好門，欣賞鐲子）好東西，好東西呀！

（孫玉姣下，劉婆上）
劉婆：妙哇！

（唱西皮搖板）

他二人傳情事被我看破，這內中缺少個人來說合。我，劉婆。剛才看見傅朋和孫玉姣眉目傳情；傅朋哪，又弄了這麼隻鐲子，丟在孫玉姣門口啦。他們倆人倒是彼此有意，可惜『中間無人事不成』啊。玉姣那個姑娘也跟我挺好的，就是她媽媽糊裏糊塗的，也不給閨女張羅個主兒，這件事情偏偏又叫我給撞上了，我要是不管，怪對不起姑娘的。哎，都是這邊溜的老街

坊，我閒着也是閒着，不免前去給他們倆人成全這檔子好事，有何不可！啊哈哈……呦，酸了我的牙了。

（唱原板）

孫玉姣拾玉鐲我已窺見，
思想起好叫我笑破牙關，
似這等好姻緣我焉能不管，
來到了她家門首手叩門環。

開門哪！

（劉婆敲門，孫玉姣上）

孫玉姣：是哪個？

劉婆：聽了！

（接唱）我是那姓劉的人將你看。
孫玉姣：哦，劉媽媽來了！待我與你開門。

劉婆：好孩子，快開！

孫玉姣：哦！（藏鐲）

劉婆：開門哪，快着呀！你幹甚麼呢？
孫玉姣：是，來了！（將鐲藏在右臂袖

中，開門）媽媽在哪裏？

劉婆：我在這兒哪！

孫玉姣：媽媽請到裏面坐！

劉婆：走哇！

孫玉姣：請哪！

劉婆：走着！（進門，尋鐲。孫玉姣進門）

孫玉姣：媽媽你看些甚麼？

劉婆：（假做四下觀望）姑娘啊！

（接唱）問一聲你母親可在家園？

孫玉姣：往普陀寺聽經去了。

劉婆：怎麼着，這個老婆子又到普陀寺

聽經去了？姑娘啊！

（接唱）留下了你一人有誰來陪伴？

孫玉姣：也是女兒命該如此！（假哭）

劉婆：（接唱）這句話問得她珠淚不乾。

孫玉姣：媽媽請坐。

劉婆：坐着。

孫玉姣：媽媽好？

劉婆：我好；姑娘你好哇？

孫玉姣：我也好。

劉婆：真格的，你媽上哪兒去了？●

孫玉姣：方才說過，往普陀寺聽經去了。

劉婆：怎麼着，又上普陀寺聽經去了？

唉，可怎麼好，這老婆子好聽

經，愛念佛，家裏頭留這麼個大

姑娘，她也放心！嘖嘖……呦！

姑娘梳的好頭哇！誰給你梳的？

是你媽給你梳的吧？

孫玉姣：我自己梳的，可好哇？

劉婆：怎麼着，自己梳的？我們姑娘自

己會梳頭了，我可得瞧瞧。

孫玉姣：梳得不好。

劉婆：挺好的，挺光溜的！

孫玉姣：不好。

劉婆：（突然）呦！你瞧這朵花怎麼戴

歪了？

孫玉姣：在哪裏？（以左手整頭）

劉婆：哪邊！

孫玉姣：（急以右手整頭，露出鐲子）

劉婆：露了白了！

孫玉姣：（急藏右手）

劉婆：啊姑娘，你剛才那麼一整頭，胳膊上露出了那麼一個雪白的東

西，那是甚麼呀？

孫玉姣：（伸左臂）沒有甚麼。

劉婆：擰了，我說的是那隻。

孫玉姣：媽媽問的是這個麼？

劉婆：啊！那是甚麼？

孫玉姣：乃是一隻玉鐲。

劉婆：玉鐲子？你瞧媽媽活了這麼大，

沒看見過玉鐲子是甚麼樣。摘下

來，給媽媽我瞧瞧！

孫玉姣：不看也能。

劉婆：我開開眼。

孫玉姣：沒有甚麼好看的。

劉婆：喝！瞧還瞧掉了你一塊嗎？我又

不要你的。

孫玉姣：媽媽當真要看？

劉婆：啊啊，我開開眼。

孫玉姣：待我取下來。（摘鐲，故作摘不下來）

劉婆：慢着點，口緊，可別掰了！（孫摘下鐲子）喝，可不容易，摘下來了。（假做沒接着）哎呦！

孫玉姣：（驚）媽媽小心些呀！

劉婆：不礙的，砸不了你的心尖子！（欲出屋門）

孫玉姣：哪裏去？

劉婆：我到院裏照照去。

孫玉姣：我跟隨媽媽前去。

劉婆：呦！你瞧你這小心眼勁兒的！街門還關着呢，我跑不了！（看鐲）

孫玉姣：媽媽，可好哇？

劉婆：好，好！（還鐲）戴好了吧！姑娘，可不是媽媽我不開眼，媽媽我常上你們家來，跟你媽一塊兒談心說話，姑娘你桌上桌下斟茶倒水地伺候我們老姐兒倆，我怎麼沒瞧見過姑娘戴這隻鐲子？真

格的，這隻鐲子是打哪兒來的？說給媽媽我聽聽。

孫玉姣：（猶豫）媽媽要問此鐲的來歷麼？

劉婆：啊啊！

孫玉姣：待女兒說與媽媽聽。

劉婆：對了，說給媽媽我聽聽。

孫玉姣（考慮）是我在門首習針黹……

劉婆：怎麼着，你在門口做活來着？

孫玉姣：無意兒拾來的。

劉婆：無心中撿來的？

孫玉姣：正是。

劉婆：媽媽我成天長在街上，我怎麼就撿不着哇？

孫玉姣：你沒有那個時氣！

劉婆：我哪兒比得了你呀！哈哈……（綳臉）不對！

孫玉姣：是哪裏來的呢？

劉婆：怕是有個年輕的君子送給你的。

孫玉姣：住了！想這樣好東西，哪個白

地送我不成？難道你看見了麼？

劉婆：沒看見我還不說哪！

孫玉姣：如此，你與我說！我母親不在家

中，與我女孩兒家胡言亂語，（端椅）真真豈有此理！（摔椅）

劉婆：有的！好孩子，媽媽好心好意來

看你，你倒摔打起來了。有你摔的，沒我摔的？媽媽我也會摔！

（假摔椅）姑娘啊！

（唱原板）

那人兒與你家相隔不遠。

孫玉姣：他是哪個？

劉婆：我知道呀！

孫玉姣：你與我講！

劉婆：你聽着吧！

（接唱）他名兒叫傅朋青春少年，

是個小白臉兒！

孫玉姣：我不曉得。

劉婆：你聽着！

（接唱）假意兒買雄雞你那裏穿針引

線。

對不對？

孫玉姣：哪有此事！

劉婆：怎麼，沒有？

孫玉姣：沒有，沒有！

劉婆：你聽着吧！

（接唱）故意兒將玉鐲失落在門前。是這麼回事不是？瞞到我這兒來

啦！

（接唱）我在那大樹後親眼看見。

孫玉姣：你看見甚麼了？

劉婆：我全都看見了。不信，我照樣學

給你瞧瞧。要說在院裏頭，我沒

瞧見；就說這一開門，你看你那

個樣兒！（學孫開門）接着門縫

我先瞧瞧，左一瞧，右一瞧，四

下裏沒人。是誰打門呢？是藏起

來了？我到那邊瞧瞧去。（學孫

踏鐲）呦，呦，呦，我的媽呀！

這是甚麼東西咯了我的腳了？一

雙玉鐲子！是打哪兒來的？我明白了，是那個君子臨走的時候送給我的。這，啊，啊，哈哈……這個鐲子可愛死我了，既是送給我的，我撿起來。呦，怪害臊的，我們不要，我們家去。（學孫回頭望鐲）我爲甚麼不哇？四外一看，沒人。噯，我撿起來吧！（學孫拾鐲）剛戴在胳膊上，人家本主來了。『啊，大姐！』『拿了去！我不要！』是這樣要是？姑娘啊！（接唱）還不將真話對我實言！好孩子！跟我使這一套，還瞞得了我！趁早給我說實話！（孫玉姣用手絹打玉鐲）

劉婆：你打它幹甚麼？別撿好不好！

孫玉姣：啊，媽媽！

劉婆：甭理我！

孫玉姣：（暗恨，但無可奈何）噯呀，媽

媽呀！（哭，跪下）

劉婆：剛才媽媽學的像不像？

（孫玉姣不語）

劉婆：這麼辦吧，咱們搖頭不算點頭算。

（孫玉姣搖頭）

劉婆：啊？

（孫玉姣點頭）

劉婆：『老羊燈』跟我點點頭來了。

得了，起來吧！

孫玉姣：媽媽無有氣了？

劉婆：我哪兒那麼大氣呀！

孫玉姣：多謝媽媽！（站起）

劉婆：噯！

（孫玉姣又跪）

劉婆：（攙起孫玉姣）哎呀，寶貝呀！

別害怕，媽媽我跟你鬧着玩哪！

孫玉姣：媽媽請坐。

劉婆：坐着。你早跟我說好不好？省得

叫我費這個事。你放心吧，你們這檔子事全包在媽媽的身上了。

孫玉姣：（急忙）多謝媽媽！

劉婆：哎呦哎呦！（羞孫）他給了你這隻鐲子，你有甚麼心愛的東西，拿出來交給媽媽我給他送去，叫他到你們家來提親，你們這件事情不就成了嗎？

孫玉姣：我家貧寒，哪有甚麼稀罕的東西送與他呀？

劉婆：是啊，貧寒人家，哪有甚麼稀罕東西。姑娘，剛才你們在門口兒見面的時候，你繡的那是甚麼呀？

孫玉姣：乃是一方手帕。

劉婆：（拿起手帕）繡得真細呀！就拿這個送給他，就挺好。

孫玉姣：就依媽媽。

劉婆：哎，就這麼辦罷！我走了。

孫玉姣：媽媽此去，幾天回音哪？

劉婆：幾天給你回信呀？這麼辦，半個月吧！

孫玉姣：多了！

劉婆：七天。

孫玉姣：還多。

劉婆：還多？乾脆三天！

孫玉姣：哦，三天麼？

劉婆：你還等得及等不及呀？

孫玉姣：媽媽去罷！

劉婆：我走了。

孫玉姣：正是：媽媽此去要謹言，

劉婆：不必叮嚀再而三；

孫玉姣：但願媽媽早回轉，

劉婆：管叫結成並蒂蓮。

（劉婆出門，孫玉姣欲關門）

孫玉姣：媽媽此去幾天回音哪？

劉婆：三天哪！

孫玉姣：哦，三天！

劉婆：我走了，好好地看着家！

孫玉姣：（關門又開）媽媽……

劉婆：三天！

（同笑。劉婆下，孫玉姣關門）

下）

——劇終——

中國京劇園在此處表演上加以豐富，與蕭長華先生略有不同，茲錄下以供參考：

劉婆：啊，姑娘，媽媽走得怪滑的，你給我倒碗茶來喝呀。

孫玉姣：媽媽稍待。

（孫下。劉尋錫子。孫捧茶上，很不自然地縮着右臂）

孫玉姣：媽媽請茶。

劉婆：謝謝姑娘。（飲茶）呦，姑娘梳的好頭哇！誰給你梳的？不用說是你媽給你梳的。

孫玉姣：我自己梳的。

劉婆：怎麼着？自己梳的？自己會梳頭了，我可得瞧瞧。梳的挺好，挺光溜的。

孫玉姣：不好。

劉婆：挺好嘛。呦！你瞧這朵花怎麼戴的？都快掉了！

孫玉姣：在哪裏？

劉婆：在這兒哪！

孫玉姣：（以左手整花）

劉婆：（失望，故意另找話說）真格的，你媽上哪兒去了？

孫玉姣：方才說過，往普陀寺聽經去了。

劉婆：怎麼着，又上普陀寺聽經去了！這老婆子淨去聽經念佛，家裏剩下這麼個大姑娘她也放心。（忽然）哎，你頭上怎麼一個蟲兒呀！

孫玉姣：啊！（急用右手摸，露出玉鐲）

劉婆：露了白噢！——姑娘，你一抬手，胳膊腕兒上露出那麼一個雪白的東西，那是什麼呀？

（以下接孫玉姣白：『乃是一隻玉鐲。』……）

『老羊燈』爲北京兒童玩具，牽行時，不住點頭。